



# 一棵树的碎碎念

□ 李宁宁

我是一棵树，一棵极普通的树，扎根在一个名曰许村的村庄。

在一个人杰地灵、草木葳蕤的村庄，我也日渐枝繁叶茂……日升又日落，叶青复叶黄，我默默见证着人世的悲欢离合、村庄的兴衰变迁。

许村是古村。据记载，村子始建于北宋。我猜想，公元968年的秋天，一架驴车载来了冯姓一家人，当然也可能是969年的春天，管他是哪一年呢，反正钟灵毓秀之处定是风水宝地，随后马、吴、侯等家族相继迁入，村庄规模日渐扩大。1966年修建田庄水库时，许村奉献出了宝贵的土地，从而成为全县最大的库区移民村，终成今日2149口人的大庄。

一个村庄没有历史，是缺憾；一段历史中，没有风情故事是遗憾。历史和风情，是春风吹落枝头露，春雨湿透春海棠；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历史和风情皆存，才算相得益彰。

所幸，这些，许村都有。相传，南宋时期宫廷发生政变，一公主逃难至此，被村里一壮士所救，落难公主与英武壮士的爱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经典的爱情故事貌似都以生离死别收场，公主与壮士也未能幸免。公主等来了皇帝赐婚，却未等到身披嫁衣便溘然长逝，死后葬于凤凰山，许村因此得名。

这一动人的传说经村人口口相传近千年，依旧不改唯美浪漫，村前那股涓涓溪流，也依旧不急不缓，村民傍着它的节奏，唱出了日新月异的诗章。此刻，我伫立在村头，远处是层峦叠翠的群山，如绿色浪花一



般，一浪赶着一浪，浪花停歇处，是成片成片的庄稼地，被田坎和溪流分割为一块块画布。村子在群山的怀抱里，安然落座。仰脸看凤凰山起舞，低头看天湖轻吟，青山绿水，怡怡然，安安然。任谁来，都会瞬间爱上这个地方。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村里最显眼的是棵古槐。

1947年2月，莱芜战役的枪声，赋予了这座村庄无上的荣光。陈粟大军曾驻扎在许村。古槐张开巨臂拥抱人民的军队。在树下，拴着陈毅的战马；在树下，将领们谈论大形势，商讨军情；在树下，村民们组建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炮声隆隆马萧萧，双方激战三昼夜，陈粟大军一举歼灭国民党7个师5.6万余人。后来，村民在树下立起一块碑，上书3个股红大字“拴马槐”。

古槐年复一年为村民遮风挡雨，直至2012年夏天，一场暴风雨骤雨后，千年古槐轰然倒地……我与村人的悲喜是相通的。我无比难过，乡亲们痛心

不已，自发把枯木安置下来，专门修建了保护长廊，古槐即使只剩下枯树根，乡亲们依然松土、浇水……精心侍弄。奇迹发生了，第二年，拴马槐原根系上竟又发出了新芽，重焕生机。人们欣喜不已，奔走相告，我亦欣喜不已。将军槐已深深烙印在许村的历史年轮中，成为传奇，成为一段独特的村庄记忆。

老树，是传奇；新树，是网红。

从村北的山坡向东俯瞰天湖，波光粼粼的湖面，璀璨流金，一排杨树兀自挺立，如清瘦的美人临水照镜，有绝代的风华，有新时代的故事。初秋时节，水中树叶黄绿相间，旁边的铁路延伸向远处的青山，与九寨沟的月亮湾有异曲同工之妙，“沂源小九寨”的美景令人魂牵梦萦。黄昏站在半山的玻璃栈道观此景最是美妙：网红树的光影秀开始了，树叶迎着暮晚的风，飕飕摇动；夕阳蕴藉着烟火气，缩短了天上与人间的距离；月亮缓缓上升，一半在天空，一半

在湖中；湖里的星星，浮于树影水波间，似树上开的花，待细打量，一溜烟又回到了天边，游人会产生一种错觉——天堂真的存在，只要一抬手，凡人或可摘星辰。

看到树底下满满当当停着游人的小车时，看到村民腰包越来越鼓时，看到村里房子越来越新时，看到村里大学生越来越多时……我笑了！村子由原来的省级贫困村，一跃升级为省级美丽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景区化村庄、省级文明村镇、美在家庭示范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标杆示范点，村民生活质量有了大改变，人居环境有了大提升，户户增收，家家增产，变化地覆又翻天，谁能不笑呢？我也有了“一半在土里安祥，一半在空中飞扬”的洒脱，有了“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的浪漫。

变化最大的还是村子。村里依托民生综合体，建便民服务大厅、长者食堂、便民澡堂、老年活动室等功能区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不是梦想。一个村子，如果仅是景美不叫美，人民生活的和美才算真的美。许村依托于良好的自然山水生态，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培植“观光旅游+写生拓展+乡村采摘”业态体系，打造参与性、互动性、情境性和体验性于一体的乡村生态旅游新模式，“好风光”与“烟火气”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发展的“许村故事”越讲越精彩。

许村的秋天来了，天湖的风和着水汽拂过，展开一幅年丰岁稔的好光景。来啊，一步一景，看依依墟里烟，听鸡鸣桑树颠，许村值得你从旭日东升盘桓到炊烟袅袅夕阳暮……

# 流淌在时光里的小杨村

□ 毕义星

清代临淄顺治年间进士、山左著名诗人谢宾王，在致仕后的某日，骑马自齐国故都临淄西南行，走在“济青莱登”古道上，老远就听到了临淄第二大河——乌河（又称涛水）哗哗的水流声，来到万通桥上，见桥西一箭之地有座古朴的小村庄，他知道这里叫小杨（今称小杨村）。此时谢进士诗兴勃发，口占七律《涛水道上》：“风前涛发带云流，桥外马嘶古木秋。水曲岑邻如运腕，山佳偶喜是平头。田夫望客凭垣立，野马狎围蹴石休。日暮陶家寻菊饮，出门不厌是清游。”

乌河从逶迤的黄山走来，从小杨庄村东穿境而过，蜿蜒流过华北平原，奔向浩瀚的渤海湾。是乌河滋养了小杨人，在小杨人的深深记忆里，不论是大人小孩，说起“一河一湾两沟三街”，都如数家珍。

一河，是乌河。春天来了，莺在歌，燕在舞，河堤上成行的柳树轻拂水面，河岸上铺满茅草、艾蒿、地黄、苦菜、蒲公英、灰灰菜等野草野菜。澄碧的河

水，水花激石，冷冷作响，荇草漂浮，鱼儿嬉戏，往来翕忽；觅食的水鸭，你逐我追，一派生机，可谓野趣天成。布谷鸟的叫声响起，麦浪滚滚。开镰那天，不管是在外上班还是上学，人们都会集中力量抢收麦子，中午饭吃在地头。麦子进了场，人更忙了，脱粒，扬场，晾晒，入仓……披星戴月忙场是常有的事。当河水饱满时，岸边的芦苇也拔节地蹿，没过几天连成一片，这时大人、孩子都变得兴奋起来，尤其是孩子们，躲着火辣辣的太阳，约上几个伙伴挽起裤腿在河边捉泥鳅，捉螃蟹，逮虾米。河里有鲇鱼、鲫鱼、细鳞子、鲢巴头、鳊鱼、滑子鱼，还有几种叫不上名字的小鱼……白露过后，芦花竞相开放，苍茫一片，十里八里都可闻到清香。两岸的庄稼地里，人们从早到晚都在繁忙地劳作，掰玉米，割豆子，刨地瓜，忙完秋收忙秋种，直到粮食进了家，地里种上了麦子，人们才能喘一口气。树叶落了，冬天来了，人们闲下来了，带上最快的镰刀，来到河边割芦苇。芦苇

扛回家，编成苇箔，用手推车或地排车运到大集上，换来的钱够一家大半年的开支。

一湾，是村南低洼处有一大水湾。盛夏的中午、晚上很难熬，水湾成了男人们的领地。不会游泳的，穿个大裤衩，站在浅水处洗澡；水性好的，脱光衣服跳下湾去，从北到南游几个来回，啥时凉快透了，才懒洋洋地上岸。也有妇女到湾边洗衣服、床单、被套。若有三五个女人凑一起，一边洗一边拉家常，犹如一幅农妇浣洗图展现在人们眼前。

两沟，是说村南有一条东西向的深沟叫南沟，一条南北向的叫东沟。沟底能走路，夏秋多雨季节又可排水排进乌河。南沟东头与乌河交界处有一土冢，传说里面埋的是一匹义马的骨骼。乌河岸边、村东高地，松柏常青，白杨参天，那是毛托、小杨村石姓人家的墓田。

三街，村里户家住的都是“以大北屋为主”的四合院，多以东西排列，形成了由南北大街、前街、胡同里三条主要街道和车后门组成的村庄格局。南

北大街贯穿全村。从这条大道上，村里的多少子弟走到了远方，读书求学成就了事业。后街东头有棵大槐树，已经活了数百年，虽然粗大的树干已经腐朽中空，可是树枝繁密，苍老遒劲。夏秋晚上，村里的老人最喜欢在这里乘凉、拉家常。

没有自来水那会儿，人们吃水全靠村西那口砖磬的水井。清晨，鸟雀啾啾，炊烟升腾，人们三三两两挑着水桶来这里挑水。前街后街各有一盘石碾，碾槽深深，麻石碾盘直径约1米，谁家摊煎饼碾玉米、小米、豆子、高粱、地瓜干，都来这里碾。

小杨村今非昔比，省级高科技项目“爱特云翔”大数据产业园和九年一贯制临淄涛水实验学校，先后入驻小杨村；2015年，全村整体乔迁新址：红色楼房鳞次栉比，硬化街道平坦笔直。伴随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历史乐章，行走在时代康庄大道上的小杨人，不论生活多么美好，那一抹魂牵梦绕不绝如缕的乡情乡愁依然涌在心头。

## 夜风（外一首）

□ 卞奎

夜风是一缕缕  
致幻剂  
她还是  
童话里的巫师

一会儿给你音响  
一会儿给你画幅

有了音响  
你会有行走的节拍

向前向前  
再向前  
前面或许有  
大江大河  
不怕——  
因为咱会游水

前边或许有  
雪山  
咱也不怕  
因为咱登临过  
昆仑山

那好  
咱就那么一直  
朝前走

可以有排山倒海的  
豪迈之气

也许前面会有  
火焰山的大峡谷  
那是你和你的朋友  
心仪的创作

赤橙黄绿青蓝紫  
挥洒开用笔  
不用套路  
夜风的致幻  
会给你许多灵性

收好呀梦一样的  
幻象

艺术家  
天——  
快亮了

## 闲

闲 是一壶下午茶  
需要慢慢去品

刚沏好的白茶  
有一种别致的香气

你坐在藤椅上  
边喝茶边观望

看远天  
云卷云舒

看湖畔  
潮退潮涌

你会觉得  
万物奇幻

你禁不住要抚琴  
抚一曲高山流水情

那画卷很美  
或在心中  
卷起波澜

以诗入画  
很美的格局

唱一支悠悠长调  
抒发情愫

闲可以启悟  
闲 可以重整心情